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

## 第四回 太史公冶游遭奇辱 觀察使懼內敗官箴

我當時聽了，格外糊塗，分毫不解所謂，只聽雲卿又說道：「那位三品大員就是前任兩淮鹽運司江人鏡都轉，不清楚是他第幾個兒子，卻同我們這位張年丈的大世兄甲榜同年，而且出在同門。他們兩人因同年同門的因，就結了一個同賭同嫖的果。泥金報後，凡金臺有名的男女窩子，沒有一處沒得他們的足跡。最壞的一分是無有恒心，任你上品，任你嬌花嫩葉，祇要他眼簾上映過一遭，便味同嚼蠟，棄而不顧。一日，姓江的同姓張的道：『這京城裡的相公同案姐兒，我們哥兒倆沒有一處沒嘗過滋味，這幾天都跑厭了。你是山東人，離京城較近，可有哪裡尋得出一處出類拔萃的地方去逛逛，也不枉你我春風及第一場！』姓張的便隨口應道：『照你這樣眼界高，人人都當不起你一盼，除非到到宮裡去才好呢！』這句談話，不提防被一名用的車夫聽見了，笑道：『爺們要到到宮裡去，恐怕天上也未必有許多標緻人。』他們兩聽了，齊聲問道：『你說天上沒有標緻人，難不成你是上過天的麼？』那車夫又笑道：『天上小人是並未去過，但是時常聽那小說上有甚麼秦穆公的女兒秦弄玉，被一個天上的神僊蕭史娶了去。小人這麼想，如果天上人都是標緻的，那天僊又何必到下界來娶人呢？』他二人聽了，又都齊聲讚道：『妙！這議論不錯不錯！但你既懂得標緻人不在天上，那究竟在甚麼地方？你不妨說出來聽聽。』那車夫便從從容容的說道：『爺們如果真要尋點地方逛逛，小人倒有一處，卻是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要是摸不著門徑，是很難去的。』他二人又笑道：『照你說，豈不是成了《列子》上的海上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及麼？』車夫正色道：『這個去處雖非僊境，亦異人間，但是要預約三事，方可去得，否則只好作罷！』他二人便叫車夫坐下談判是那三件事。只見車夫不慌不忙的伸出四隻指頭，口中說道：『要破費四十串京。』（京錢四十串合外省製錢四千，蓋說大話用小錢之俗諺，本基於此。）他二人連連應道：『有！有！有！』就朝下問第二第三，車夫閉著眼睛，掩著耳朵，裝學那活死人的模樣說道：『要二要跨上咱家車，就得做啞子不可言語。』他們二人商議著又應道：『也使得！也使得！』車夫道：『那最後一層不過是件例行的公事罷了，要你二位賞兩張給五城都老爺的名片，上面須填寫「車夫某人，誤差不面，乞提案責押，以儆儆尤」這麼幾個字。』他二人聽了第三層辦法，都驚異起來，不約而同的回道：『這個卻使不得！假如那位都老爺接著我們的囑託，認真的將你辦下來，我們怎樣對得起你呢？這件事礙難照辦。』姓張的又道：『掌車兒的，你再想想看，可有得換一層辦法，讓我同江大少磋商著何如？』那車夫道：『這都是上代傳下代的照例行事，你老既不肯，卻叫小人們無力去幹這場買賣。』姓江的對著姓張的拋了個眼色；復附耳道：『打是打的他的狗腿，又不是我們有意冤枉他的，有甚麼相干？不如索性答應了他罷！』再看那車夫，已挺著大肚子，步履蹣跚，一蹬一蹬的走出房去。姓江的便高聲喊道：『趕車兒的來！來！來！三件事我都依了你，你可要好好兒的替我伺候差事！』說著，就伸手揀了四十千京錢的票紙，又在護書裡抽了兩人的新翰林片子，上面便照著車夫所說依樣寫了，連錢票交給那車夫，又叮嚀了一句說：『這是你自願的，倘五城上當真的難為你，卻休來怨我！』那車夫慢騰騰的應道：『此事不須爺們費心，小人自去理會得！』便約定了黃昏時候駕車來接。說罷自去。

他二人胡亂飽餐了一頓，各人換上華服，眼巴巴望日落崑山，月昇滄海，挨至定更時分，卻不見車夫來寓。姓江的性情素來躁急，對著姓張的道：『這時候不來，恐怕是個京騙子罷？』姓張的道：『未必，他是咱們早晚見面的車夫，不見得會因四弔大錢說謊。』又掏出表來一看，剛交六點多種。彼此正在徘徊眺望，遙見一輛轎車，吹著胡哨，迎風馳驟而至。亟視之，正是他二人心中盼望的車夫，不勝大喜。草草的鎖了房門跳上車，那車夫鞭梢一指，耳旁只聽得車轆轳，馬蕭蕭，如飛而去。二人在車內謹遵車夫條約，連濁氣都不敢放一個，彷彿那車越進兩重城門，來在一家後門停下。他二人下車一望，但見玉宇連雲，瓊樓近日，遠遠有鐘鼓之音，映著譙樓更柝，斷續鳴和。四顧蒼莽，連一個人影兒都莫想得見，眼前祇有自家同著車夫三個人，立在星月之下。方欲向車夫詰問，忽聽車夫道：『爺們進內，可不要同人通名道姓，只管儘著精神去耍就得了。』說著，跳上車整轡欲行，他二人見車人將他們拋在這麼一種荒涼所在，正深惶惑，忽聽車夫向空際又嗚嗚的打了一聲胡哨，那扇後門便豁然開朗，從門內閃出一人，星月朦朧，急切看不出男女。車夫用手將他二人指點與來人看了自去。

來人點點頭，就在前引路，一徑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其時微風不動，鴉雀無聲，但見兩邊樹木長得一字平陽，無甚高下，心中頗以為異。再看那引路的人，行步紆緩，大有踟躕不前之勢。他二人此時靜中生慧，心頭頃刻萬念；如游絲行空，忽起忽落，正不知己身現處何境。冷悄悄又繞過幾座樓臺，漸見燈火，猛抬頭現出紅樓一角，高插雲霄。他二人緊隨來人歷階而上，進了幾重閣闕，此刻大地光明，非同先時如在黑暗世界。始見那引路的人，確是一位嬌好的女子，長眉掩鬢，笑靨承歡，身上披了一領大紅門峭，裡面裝束同下部都望不清楚。姓江的驟然見此尤物當前，私念適間同行許久，未能稍沾香澤，實深懊喪。一時狂態復萌，遽前握手，那人卻立四顧，輒然笑曰：『否否，奴輩賤質，何當貴人青盼？且君已入禁鬻之地，奴實不能學上官婉兒替人受過也！』他二人不解所謂，引得那人掩口胡盧，益形嫵媚。當下又隨了那人，彎彎曲曲來在一間敞廳廂屋門首，不防被那人轉在後面，用手輕輕一推將他二推進門去。只見內中有六七位長袍廣袖的婦人，在那裡圍棋賭勝。見他們進來，立即放下棋局，慙慙讓坐。此時如入眾香國中，反覺異常侷促，坐立不安。那起婦人見了，相顧私語，拍手大笑。內中有個年齒稍長的婦人，指著炕邊靠的一路椅子道：『好孩子坐下來，有話慢慢講，儘著觀戲做甚麼？』說著，那起先引路的女子，已卸去外面門峭，裡面露出一身銀白繡金鳳的小衣，往來蹣跚，逾覺嬌小玲瓏。他們二人坐了一刻，見那起婦人，類皆舉止大方，語言輕脆。那個年齒稍長的婦人，就留他們夜飯。立時釵光燈影，裙履翩翩的圍了一桌。姓江的起先尚故為拘謹，後來三杯下咽，萬慮皆空，漸漸的放縱起來，用筷子敲著碗碟，不知不覺的口中將那平時窗課中題是《可使制梃一節》的後段高聲朗誦出來：『昔太公分封之始，六韜偉略，久已標炳於環區，故夙尚武功，人皆輕生而樂戰。迨田氏代興，治國之規模號令，又為之一振，浸浸乎有囊括天下之勢焉，故莫不奉令承教而願拜下風。』

他正在那裡念得津津有味，擺尾搖頭，不意樂極悲生，遠遠聽吆喝之聲，由遠而近。接著壁上的警鈴，連連的響了數叩。同席婦女一齊面如灰死，眾人手忙腳亂，將桌上杯盤收拾乾淨。轉瞬間，狼奔兔脫，如鳥獸散去，屋裡登時黑暗下來，只剩他二人暗中互相捉摸。還是姓江的伶俐，進來時節，曾記得上面有一座炕牀，意欲權時進內躲避。誰料北邊的炕係用磚木砌實，四面無門可入。正在那裡鞠躬如也，急於從事，致將額上撞起好幾處疙疸。忽然一陣靴聲，早躡進一位花白鬍鬚的老者來，麵團圓似富家翁，身上穿著一件四開氣的袍子，腳登粉底烏靴，光著頭，鼻上架了一副又大又黑的墨晶眼鏡，走著四方步，搖搖擺擺的進來。後面一連串跟隨二十多名家人，一個個都是禿襟灰袖，頭上戴著許多紅紅綠綠的顏色頂子。只聽見前面提燈籠的兩人喊道：『房裡有刺客！』姓江的再一回頭，已被那起人擁至面前，將自己同姓張的捉對兒拿下。老者便盤了膝，高坐在炕上，手中拿著一枚鼻煙壺，在那裡一面吸鼻煙，一面訊他們道：『你是誰家的孩子？為甚來到咱們府裡？你還是要行刺，還是作賊？好好兒供，免得受苦！』此時姓張的嚇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

姓江的知道事已如此，盡裝著啞子也是無益，還想拿著太史公的旗號去同他抵一抵，便忸怩說道：『我姓江，同這位姓張的都是新科翰林。昨到北京，街道不甚熟悉，一時日暮驅車，誤入貴宅，不意有犯威嚴，致失迴避，死罪！死罪！』那老者聽他言辭風雅，不折個匪盜，忙將墨晶眼鏡卸下，親自離了炕牀，兩旁伺候的人早掌上手照，在他二人臉上如同相面看氣色一般，著實的賞識了一番，重複坐下，口中自言自語道：『倒是一對小白臉兒！』說了，又把鼻煙嗅了好一會，沉吟了半晌，猝然向姓江的問道：『老夫記得今科翰林姓江的，是賣鹽的官兒江某家的孩子，你是不是？』他叩了一個頭應道：『正是！』那老者登時換了一副和顏悅色的面孔，對他道：『你即是江某家的孩子，須知律載晝夜入室，非盜即奸。況老夫所居逼近宮掖，當與平民有別。今姑念爾年幼無知，從輕發落。爾究竟是願辦呢，還是願罰呢？』他那時只求免禍，就一疊連聲應道：『願罰！願罰！』老者又道：『願罰幾

何？」他道：『惟命是聽。』老者乃徐舉其二指曰：『爾老子是鹽商的領袖，非他人可比，二十萬可也。盍速立親供，老夫為爾電達兩堂上，彙寄此間。』姓張的又說艱難，道苦楚，也罰了五萬。早有人寫就認罪親供，同那二十萬、五萬兩張票據，呈上去與那老者過了目，然後送與他二人簽字。發了兩家電報，將他二人圈禁起來，以作質押。

一日，江老先生接到他兒子的電信，要二十萬銀子贖身，正在駭異摸不著頭腦。後來連接京中親友來電，知他那位少爺誤入重地，鬧出這麼一個大亂子出來。他要想拿銀子出去，又恐銀子雖用，事仍不了。若要不拿出銀子，眼見一個活跳跳翰林兒子，陷於不測之地，未免可惜。因此進退兩難，游移不決，籌思了一夜，全無主意。第二日，署中人見本官過午不起，相約打開籤押房一看，見他已經不知何時就沒氣了。那張要銀子的電報，還拿在手中，緊執不放。頓時傳進內宅，上至太太姨太太，下至少奶奶小姐，哭了一個天翻地覆，日月無光。

還有張年伯那裡，接到他世兄的急電，一見面就拿定主見，連回電都不發，卻另托京友偵探肇禍實情。他們二人在京一連候了數日，不見銀子彙到，兩人暗中商議，與其匍匐公堂，連累兩家父母損名敗譽，不若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一死結局。當日皆畏法自盡了。張年丈接著京友復電，備知顛末，並他世兄已死的消息，不禁憤極傷肝，致成失智之症。小雅君，你想想張年丈雖是痛子情深，現已病勢危急，大抵終不免於一死。然而較諸那位江人鏡江老先生，祇有六點鐘的工夫就送了終，豈不尚勝一籌麼？」

我說：「這就奇了，怎樣這麼一宗混賬事，會出在這樣一處規矩地方呢？」雲卿向我笑道：「你總是大驚小怪的，不知道天下最是規矩地方，最會出混賬事。如適才我所說北京城裡那個老者，妻女見他來，都嚇得立時避開，還算官場龜界裡面特別有體面的一份子。如我聽見的一位監司大員太太偷漢子，他還希奇古怪的想出法子來提倡保護，去迎合他老婆的意旨呢」我彼時正因為一肚皮抑鬱牢騷，已胚胎了一個要著小說的性質在腦氣筋裡，索性央他說出來，好將來預備著做研究的資料。

雲卿正要往下講，忽見執帖家人進來對他說：「蔣春華蔣大人過來拜會，老爺看公事不得空閒，叫請少爺出去會會，看有甚麼心談！」我向執帖的問道：「這蔣大人可是本地紳縉開設春申棧綬號的嗎？」他道：「不錯！」當時有一位書啟老夫子問我道：「你不認識那個姓蔣的麼？」我說：「我有甚麼不認得他！他家破天荒進學，就在我先父手裡。他家祖上混名叫蔣驢子，通天下無有不知。相傳是蔣春華的祖父在粵匪裡面，替石達開轉運軍餉。那一起有二十多萬，走到半路上，得到了克復南京的信，他就將這批銀子盡數傾在一處池塘裡。及至粵匪平定之後，他從從容容的起了回來，遂成南京亂後第一巨富。人說這蔣春華還是石達開轉世的呢！他那春華的華字，用拆字法拆開，確是個達字去了走傍，上面加了一個草頭。總而言之，是取草頭王石達開的意思。雖是後人附會，卻也說得未嘗無理。為他一個人進學，連累著一府兩縣、兩老師認派保，都替他背聲名。當時有起好事的人，還編了許多回目，我不大記得清楚，有甚麼：『王老虎一手遮天』（指派保王金森），『孫大人四爪落地』（指孫雲錦太守）前後很費了十幾萬銀子呢！後來那年上海新聞報館裡一位主筆，就是那自稱『滄山舊主楊柳樓臺』的袁祥甫，寫一封信，問他借一千兩銀子。他不但不肯借，還說了許多望著煙囪狠的話，將那位袁先生弄惱了，就替他畫了一幅尊容，穿著補褂朝珠，在那裡趕驢子上橋。又題了四句竹枝詞是：『水晶頂子綠朝珠，曾記當年作腳夫。最是灞橋風雪夜，一鞭高唱大都都。』一天一張畫，一首詩，逐日排印在報上，層出不窮的去形容他，到底被他敲了整整一千兩的竹槓，連扣個九五扣都不行。」

那位書啟老夫子聽了笑道：「倒是一幅絕妙的特別翻新灞橋風雪圖，究是未免太刻薄些。」我道：「這倒算是刻薄了嗎？我們寶應縣從前有位姓季的，名叫季二猴子，一日故了，紀小南先生贈他一副輓聯是：『雖然歸地府，還怕鬧天宮。』」那才刻薄到地呢！而且做報館主筆的，筆墨越刻薄一分，那竹槓權利就越擴張一分。這位袁祥甫先生，還是上等敲法。如今愈敲愈下，即權利愈敲愈狹，甚之粉墨班頭，煙花賤質，一元、五角的竹槓，他也要去敲呢！」

我們正談得高興，雲卿已經送客進來，匆匆的脫去衣帽。他的耳朵尖利，早已聽清我們所說，於是笑道：「刻下他們謔了幾首歪詩，去做昇降花叢，名譽的機關已到了絕命時代了，殊不知那最進化完全的日子，唐人早已開了風氣，佔了頭籌了！」我說：「你何以見得？」他道：「你不信，去買部《唐人說薈》看就知道了！那時候你們揚州有一個名妓，叫做白牡丹，一名端端，色藝雙絕，名重一時，文人學士都把他視若拱璧。那知一個人到了一顰一笑足關榮辱的程度，就未免易於開罪社會於不知不覺中。當日無意得罪了一班酸秀才，那起酸秀才就搖唇鼓舌，大起文字風潮，編了四句口號：『楊梅花發怨青天，淪落風塵又十年。面似琵琶多七竅，祇差安上四條弦！』」我道：「妙！妙！雖然是句戲言，然於恰合身份這中，又十年的『又』字，用得很有意味，可知淪落風塵。至於又十年，其從前十年二十年，迄至於三四十年，皆在意料之中。而且面似琵琶，其為既老且醜，可想而知。但不知與那位妓女的名譽，可有點影響麼？」他道：「自從這首詩出現，那名妓的實業界上大為震動，居然不數日鬧得門前冷落，車馬稀疏。後來無法，只好遣派龜奴繫腿，四路邀請那些酸秀才到家，再三的謝過，又辦了好些酒席，請他們開懷暢飲。第二日，那起酸秀才又掉轉話頭，做了一首七絕是：『覓得驢驢披繡鞍，永和坊裡取端端。揚州近日渾相詫，一朵能行白牡丹。』」你看異怪不異怪！這首詩一起，那起嫖友，猶如倒樹猴猴，重尋舊果；傾梁乳燕，再訪前巢。由此又是枕上客常滿，房中人不空了，轉瞬就復了前日氣象。」我道：「當時的人愛情厚薄，何以被一首詩就能驅策而進退之？這卻令人可疑。恐怕又是文人遊戲，無奇不有罷了！」他道：「不然，古今風氣不同，試想從前那些書呆子，做首把詩去雌黃人，不過爭些虛名，或是鬧點酒食而已。現今上海租界裡那起場館主筆，良莠不齊，五方雜處，倚著那『言論自由，有聞必錄』這八個字為護身法寶。且租界洋商，又是華官勢力範圍所不到的地方。他那一枝筆，就同姜夔打神鞭一般隨意祭起來亂打，今日打一千，明日打八百。官商優妓，沒有一界不靈。於是利之所在，人急趨之，報館越開越多，主筆打神鞭的生意即越做越小。現在也成了尾大不掉之勢，鬧得人數見不鮮，所以有人無論你若何調侃他，譏諷他，他總是拿出一種鐵公雞的方法來對付你。將來那些借筆墨訛詐的人，要想如古人鬧點飲食徒哺啜，也還怕不能達其目的呢！」

我聽了他以上一番言語，內中那兩首詩，前一首我在《唐代叢書》上似乎未曾見過，有點疑惑是他杜撰，然而也不便當面去考據他。但是他所說的那監司大員，甘心提倡他夫人男女交接自由，這倒是一件出乎人情的事，急於要他說出來聽聽，因向他道：

「你先時說那怕老婆的笑話，究竟是個甚玩意兒？被那長耳公來一岔，又鬧了大半日的竹槓歷史。如今可以言歸正傳了。」雲卿笑道：「這件事上的人，剛巧又是你們貴同鄉。他姓無，名字叫無影生，父親是個拔貢，在紅羊劫前故了。彼時他祇有七八歲，隨著母親東飄西蕩，去到你們寶應南鄉甚麼烏陽莊上，在個姓居的紳縉家僱工。誰知他母親年華雖老，姿色未衰。那妖嬈嫵媚，又是揚州女界的特質，所以身經兵燹，幾度窮愁，尚未十分憔悴。被他沒靈魂的主人翁看中了。要想調戲他，無奈他一向貞靜寡言，無從入手。輾轉籌思，想出一條計策來。好在這無影生每日他兒子伴讀，他就仿作《毛詩》賦孤舟三章以寄興，教影生讀熟了，晚間散學時，背誦與他母親聽。

詩是：

泛彼孤舟，與子偕游，中夜不寐，何以解憂？（興也）

泛彼孤舟，與子偕止，中夜不寐，灰心如死。（興也）

泛彼孤舟，與子偕老，中夜不寐，憂思若搗。（興也）

他母親聽了，勃然大怒，繼又嘆曰：『冶容誨姪，我之過也。然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，盍去諸！』翌日，他就收拾來時破碎，帶著兒子不辭而去。臨行在臥房牆上，也寫了幾句《毛詩》：

我心如冰，不可溫兮；我心如鐵，不可掇兮。彼匪一人，不可以永夕兮。（賦也）

彼時江北一帶，已次第克復，他母親將影生攜回揚州，送入義學讀書，被一位鹽商看見了，說此子相貌不凡，必非久於貧賤者，由此不時存恤其家。後來竟將愛女招致為婿，又復竭力揄揚，自釋褐以至於入詞林，得小軍機打拉密，莫非泰山運動之功。當他未經騰達以先，那位夫人每日青燈伴讀，紅袖添香，十分的賢德。不意一入仕途，忽然改變方針，從前的性情，竟如隔世。在京

裡候補的時候，就已經鬧出許多笑話。一日，有個門生來見老師，久候不出，忽聽內室喊叫『救命』。那門生跑進去從窗眼裡一望，見他師母騎在老師背上，杏眼圓睜，柳眉倒豎，一隻手揪住辮髮，一隻手提了一把便壺，在那裡作醜醜灌頂之勢。他老師閉著眼，兩隻手緊護住口鼻，任憑那便液從頸項齒頰間泛濫而下，弄得穢氣磅礴，令人欲嘔。門生忙大聲疾呼：『師母快鬆手，門生同老師有要緊話講！』誰知他夫人如春風之過馬耳，佯為不知，索性把那便壺內餘瀝，涓滴不留，傾倒罄盡。門生恐他老師有性命之憂，當下不顧禮法，一腳揸開房門，猶如那《三國演義》上趙子龍截江奪阿鬥彷彿，一把將老師在他師母胯下搶了出來。他還責備門生不應干預他內政，說是讓他鬧足性，就可以有好幾時太平。如今用了強硬手段，只恐又要起右傳之二章的交涉問題了，還不止於喝回龍湯呢！你說這種涼血動物，一旦出去臨民，叫他如何能夠利國利民呢？」

我道：『我們同鄉，尚沒有你知得透切，你要算是留心社會的了！』雲卿道：「說起來多呢！那位夫人，後來隨他丈夫外放浙江寧紹臺道，他就格外的鬧得不折樣了。說自己有病，那些女僕都不善奔走，凡上房裡的用人，一律改用『煙袋括子』。」雲卿說到此句，那位書啟老夫子聽了，甚為駭異，忙問道：「甚麼？一個煙袋括子，能當伺候的人用的嗎？」雲卿道：「非也！那揚州人的土風，凡年輕的家人，別名就叫做『煙袋括子』。而且都選得絕標緻的面孔，皮膚同春筍一般的嫩。但是經不起夫人幾番風雨，把些如花似朵的孩子，統變成烏焦巴弓，又黃又瘦，號志有鴉片煙癮的模樣。」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

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再敘。